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野叟曝言

(清) 夏敬渠 著

卷 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天字卷之五

第二十六回

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
公子靓花容安排坑堑

原来石氏与璇姑，自成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夜，搬到皮匠张老实家中。到初八日，刘大往吴江寻觅素臣商议。等了十多日，不特素臣不到杭州，连刘大也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石氏姑嫂甚是着急，每日央着张老实去求神起数，拆字占龟。也有说为事耽搁，也有说因病淹留，也有说就有信息，也有说出月回来。纷纷杂杂，把两人早鹑突突的哄过了一个多月。到后来，率性不去占卜了，纳着头，镇日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如泥塑一般，出神呆想。到了七月十五这一日，老实作飨了祖先，备下一桌素饭，请石氏姑嫂过节。老实的妻子张妈道：“我们同宅住房的人，惟有你我，男女俱无，成年没有喜事，酒杯的儿也没给他们看见。他们家里，



时常娶亲嫁女，送礼行盘，都请你我去吃过喜酒。如今这一席，虽是素菜，却也好看；刘家姑嫂两个，因大叔没信，终日愁闷，茶饭都是懒吃；此时天气又热，剩下来的，可不白枉掉了！我的主意，要把这三四家邻舍请来坐坐，一来还了他们的礼，二来讲讲说说，替姑嫂两个散一散心。你道好吗？”老实连连点头说：“你这主意最好！”张妈就连忙走过间壁，把这些邻舍，无非是赵大、钱二、孙三、李四的妻子，强拦了过来，一面私向石氏姑嫂说道：“原是专为你两人买这点子素菜，倒是他说，你们终日愁闷，该请几位邻舍来，替你们说些闲话，散散心。”石氏、璇姑心头有事，那里耐烦，当不得这张妈死推活扯，只得走将出来，与众人相见。那四个邻妇里面，算是钱二的妻子有钱，李四的妻子有嘴。便是李四嫂先开口道：“阿哟！再不晓得大姑娘家里藏着两位天生的美人；早些给个信儿，叫做婶子的早瞧一眼儿，也是大娘的阴骘！”石氏道：“大娘休得取笑！”那钱二嫂便道：“真个好标致人儿，赛过里边这些姨娘姐姐！就是我那单家表妹，也没这等身份！李四嫂说的一点子也不错哩！”石氏、璇姑有事在心，懒懒的逊了几句。众邻妇坐上了席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说话，嘈嘈杂杂的。正是兴头。

忽见门外一个眉清目秀，扎着双丫髻的一个小孩子，朝着屋里嘻嘻的只自笑。只听李四嫂啜的一声直立起来道：“大姐，连日怎的恼着？这会子好风也吹了仙人下凡哩！这又不是我家，说不得贵人不踏贱地，屋里有两个美人，你可瞧一瞧儿，怎的就不进去呢？”石氏听说，向门外一望，只见雪白一个脸儿，在门缝里瞧着璇姑。李四嫂早已跑到门外，一把拖住，说道：“我白磨破了嘴唇皮，怎的声也不回



我一句儿？”那姐儿总不言语，只是摇着头，迷迷的笑。慌得众妇女都赶出去，张妈推背，钱二嫂拉手，别的帮着扯劝，李四嫂便抱起小孩，与他亲着嘴儿，说道：“贵哥儿，可要豆炙饼吃？”那姐儿方始进门，石氏、璇姑只得站起身来，大家厮见。老实连忙送出一副杯箸，又向钱二嫂家借过一张竹椅，方才坐定。钱二嫂先向石氏说道：“这位大姐叫春红姐，是大奶奶房里第一位得用的姐姐，柴房、米房、银库、钱房，是处的钥匙都是他掌管，大戥的银子都托他称使，各处的帐目都靠他查算。”李四嫂接过说道：“这贵哥儿是大奶奶亲生的公子，别的人谁敢近他，只托这大姐照料。一家大大小小，里里外外，谁不奉承这大姐？谁敢在他跟前咳一个嗽儿？我这大姐，又且生得好性格儿，每日欢天喜地，待着我们，重话也不肯说一句儿。我这大姐做得一手好针线，就是里面姨娘们一个赛一个的好花绣，都比他不上。还写得一笔好字，看得一肚好书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猜得一口好灯谜，知机着窍，见景生情，与大爷、大奶奶就似合穿着裤儿，相好到没开交儿。”张妈道：“婶子们只顾说着话，也替我劝大姐吃杯酒儿。”李四嫂笑道：“我只见着他，心里就喜欢，把酒都忘记了！大姐，你可干了那一杯，我好来斟。大姐！”那春红待说不说的道：“我实是吃不得，这几日不知怎么，心里烦，茶饭都懒得吃！里头作羹，我只呷了一杯酒，是样都给小莲吃了。这两位是那里人？几时来的？生得好模样儿！这位更是齐整，像还没出门哩。我常在这门口过，怎通不见一些影儿？”李四嫂道：“这位刘大娘是张大娘的婶子；这位璇姑娘是张大娘的姑娘，这是个闺女哩。他两位来得久了，因心里有事，总没出房。张大娘又是固执的



人，我们也没敢来聒噪。今日大家都有节事，却被张大娘请得认真，才来扰他，才得见这般美人！刘大娘方才还说取笑哩，如今连大姐也称赞，可知是真的了！你还没有知道哩，就是上等画的人儿，他也不肯轻易说他一声好，他说好时，谁敢再说个不好？这就是瞎眼婆子，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！”

李四嫂正在嘈杂，只见一个小丫鬟跑得气喘吁吁的，往门里一张，喊道：“大姐原来在这里，我那一处不寻到！快些进去罢，大爷要你去哩，快些罢，大姐，好大姐！”春红啐了一声气道：“你看这个样儿，可是反了兵马渡过江来吗？也没这个样儿！”那小丫鬟揩拭着脸上唾沫道：“那里是反了兵马？是大爷等着出门，说是天热，要换单衫袍子哩。你只是坐着不肯去？”春红道：“你先去罢，不要装那腔儿，你说我也进来了。”那小丫鬟如何敢去。春红道：“我还要问问这位姑娘的话儿，你哭丧着脸儿怎的？你可也瞧过这样好美人儿？”那丫鬟真个仰着面，把璇姑孜孜的呆看。慌得张妈没做理会，只得劝道：“大姐，不是我不会做人，大爷的性子好不利害，你又不肯吃点子东西，你和哥儿进去一进去，停会再和我家璇姑娘攀话罢。”春红笑道：“这倒也不怕他，他有性子便怎的？人在墙门里坐坐，怕跑了街上去，出着他的丑吗？”李四嫂笑将起来道：“好大姐，你这般玉人儿，你只不肯上街，你还说是出丑么？那些大官府家的太太、奶奶，都不敢见人了！张大娘，你是不知道他大爷的性子利害，可知这大姐的性子尊贵多哩！他见我们以下人儿，他倒和气，肯下意儿和哄着说笑；他大爷容易要他一个笑脸儿，倒是难哩！他也是与这大姑娘有缘，一见面就要与他叙个情儿；等闲大乡绅家姨娘、小姐，他还不肯和他甜甜的说



句话哩。”

四嫂正在奉承，只见外面又跑进一个丫鬟来，蓦地看见璇姑，呆了一呆，便骂着那小丫鬟道：“有你这丫头，大爷那样发急，你还在这里听说闲话！快进去捱马鞭子罢！”小丫鬟慌得哭起来道：“我什么不催，大姐总不动身！”春红斜瞅了一眼道：“就总推在我身上，我自爱说句话儿。玉梅妹，那单衫袍子折在里间第七只箱子上描金皮箱里；你也在房里的，须不比小莲吃饭还不知饥饱，什么就不记得了，总要支使着我！”那玉梅忙陪笑脸道：“好大姐，是我说错了！我也知道，只是没有钥匙。大姐你不进去也罢，却只苦了小莲，省了他一顿鞭子罢！”春红懒懒的立起身来，抱过贵哥儿道：“也罢，我进去了再来。”玉梅、小莲欢天喜地，簇拥而去。正是：

积宠成骄，积骄成贵；处士盗名，鄙夫窃位。

骂得刻酷。

春红等刚跨进房，连公子便把小莲劈面一掌，被春红一隔，说道：“做什么便打他？”大奶奶道：“春红，你也忒没要紧，小莲来寻你，你也就进来罢了。”春红笑道：“哥儿要往大巷里顽去，走到张老实家门口，只见里边两个女人，生得好模样儿；一个年纪小些的，更是齐整，我心里爱他。”那大奶奶瞅了春红一眼道：“你快去寻纱衣罢，有许多闲话！”春红啐了一声，慌忙放下贵哥，自向后房去了。这公子就如热石头蚂蚁，在房里团团的只顾打旋。春红拿着纱袍出来，笑道：“好性急的爷！只今日是好日吗？”那公子不及



回言，披衣而去。大奶奶埋怨春红道：“你这张嘴生来是这样厂的，我可也掩得你住！你看，大爷听着你说话，喜得他那样儿，那魂灵儿已飞了出去了！你见他打旋，你说是为出门去这样性急。我倒猜着他要到张老实家去会那好模样的人儿。你就天生这张好厂嘴儿也！”这句话把春红更说呆了，懊悔不迭道：“我怎生这一张厂嘴儿？总为那一个生得可爱，把心就昏了！大奶奶，我看那个女子相貌端庄，性气高傲，不是容易上钩的鱼儿。”大奶奶道：“你倒说得好风凉话儿！你大爷的鬼见识儿，还是数得出来的么？更有那攀着臀，撮着屁，梯己的人儿，你不肯上钩，他没有大大的网儿，拦着河来撒你的吗？”春红道：“大爷真个把网撒下去，春红帮大奶奶把砖儿、瓦儿、瓶儿、罐儿雪片的打下去，包管擦破了网儿，赶掉那鱼儿，他也只索提着空网儿走罢了！”春红自与大奶奶商议，公子却如飞跑到张老实家，在门缝里失惊打怪的张看。里面那些邻妇只顾张家长、李家短、夹七夹八的乱嘈，张妈只顾劝着吃酒、吃菜，石氏、璇姑只顾出神呆坐，由这公子窥觑，竟没一人瞧见。直到众人将及起身，公子方才进去，劈面撞着春红，迷迷的笑着道：“大爷没去拜客么？在那里来？”公子并不回言，直奔凤姨房中去了。

这公子名叫连城，颇有才貌，性极慷慨。父亲连世，现任兵部尚书；母亲和氏，随任在京。因家中产业甚多，留他在家掌管。他却不耐烦这些收租放债事情，惟好炼丹采战，觅柳寻花。亏得正妻刘氏，强干有才，把持家事。正妻之外，尚有三妾。这凤姊姓单，名唤凤迎。父亲单财，是仁和县中仵作，因合钱二嫂有亲，凤迎时常来往，见公子垂涎其女，暗令通奸，潜行捕捉，诈了一主大财。然后嫁至府中，



做了第二房的姬妾，家中俱呼为二姨。生得瘦小身材，心灵性巧。因大奶奶颇有醋意，拘管防闲，不能任听公子作为。他就翻转样儿，不做醢醢，却做饧糖，专一迎奉公子，替他出些鬼计，奸骗外边女子。公子爱之如同掌上之珠，爪中之肉。凭着大奶奶这般风力，一月之内，定要在凤姨房中睡着三夜五夜。凤姨见有功效，一发贴心贴意，替他画策设谋。这日，公子走进房中，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说知。凤姨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是在你家墙门内的人，怕他飞到那里去？只不要使大奶奶和春红知道，包你成事便了！”公子连忙抱在怀里，急求定计说：“今晚就要谢媒！”凤姨迷花眼笑，勾着公子的头，说道：“天下事，有了银子，没有做不来的！只消叫张老实到一秘密所在，许他些银子，叫他做牵头，或是与那女子明说，或是暗中照应，只要弄得上手。便是果然贞烈的人，也只索顺从了！却不可使春红知道。”公子道：“果是妙计！但张老实本分的人，从不肯做虚嚣的事，故此人都叫他张老实，就叫出了名；他如何肯做牵头呢？”凤姨笑道：“大爷怎这样没见识？随着他是个老实人，见了银子，就不老实起来了！你率性和他直说，做得成，给你许多银子，如今先给你许多；若不肯做，就送你到官，打你许多板子，连夜赶出屋去，叫你合妻子露天去睡觉！他漆黑的眼珠，见了雪白的银子，又怕没屋住，又怕捱板子，又想着后头的许多银子，他还肯老实，不依你吗？只要春红不知，大奶奶就无从知道，这女子就稳稳上钩，这就是你女儿一点子孝敬！”这几句话，喜得公子心花都开了，把嘴连连亲着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怎便有这些意智？我若出兵时，筑坛拜将，定要封你做个军师哩！”说罢，放起凤姨，慌忙走出房来，恰好撞



着春红，瞅着眼道：“大爷，你出去拜客，是几时回来的？这会子晚了，怕夜凉，换去了单衫罢。”公子忙道：“我这会正热得慌，方才忘记拿扇子，如今还要出去哩。”春红笑道：“白日里就讲鬼话！现拿着湘妃骨儿扇子去的，敢是忘记在那一个房里也怎的？”公子已走过花厅，摇着头道：“正是，忘记在书房里，如今就去。”春红再要说时，连身影俱不见了。春红暗忖：大奶奶真好神猜！你看他那样儿，赤紧的干那茧儿去也！公子走出花厅，向夹巷里抄过花园中来。

那花园与这边住宅，是一样两所大房。这边房子靠西，前后共有七进；那边房子靠东，只得四进，后面三进基场，便做一个小小花园。这边前开大门，对着大街，后开水门，通着城河；那边前后俱是围墙。两边各不相通，中间夹一长巷，只第三进长巷中间，开一角门，通过东边去的。这公子因好外道，供养着些不三不四的道士在内，讲究炉火之事，只许男人进去服事，丫鬟仆妇，除做鼎器以外，脚尖儿也不敢跨进一个去。这日公子因凤姨嘱咐，怕走漏消息，故此走到东边来，不去惊动道士，自在前边一间密室坐下，着一个小厮，去把张老实叫将来。悄悄的把凤姨所教之言，从头至尾，说一个明白；在袖里摸出十两一锭雪花也似放着光的银子，说道：“事成之后，再找九锭。”吓得那张老实哑口无言，半晌出了神去。公子喝道：“你休装聋做哑，肯依则依；如不肯依，立刻押你去捱板子，撵你出门了！”张老实一则怕出屋受刑，二则从没见过这般银子，果如凤姨所料，把良心吓过一边，说道：“银子是不敢要的，小的回去与老婆商议停当，来回复大爷罢了。”公子大喜道：“这事成了，不特所许九十两银分毫不少，将来还要着实看顾你哩！只是明日



就要给我回信。这银子你可收去，不可推却。”老实连忙答应，收了银子来家，悄悄与妻子说知。张妈甚是埋怨，老实道：“我原不肯应承；公子说要送官，今日就赶我们出屋，又要把你去拶拶子，你说当得起吗？”张妈也是害怕，却见老实拿出一锭银子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怎银子有这样大的？我眼里从没见过！这是给那一个的？”老实道：“这是公子赏我的；事成之后，还有这样大的九锭，还要另眼看顾我们，许多好处在后头哩！”张妈变愁为喜，笑着说道：“这便顾不得许多了！只是如今怎样去说骗他呢？”

夫妻两个，捏紧了那锭银子，出神捣鬼了一会，总没计较。张妈道：“且藏好了银子，拿夜饭他们吃了，和你到床上去再想。”于是忙忙的拿了夜饭，送到石氏屋里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又没处说起，只是呆立。石氏道：“姆妈请便，我们吃过，收到灶上来罢。”张妈只得出来，直到上床，两人爬在一头睡了，细细商量。老实忽然想着主意，张妈连忙根问。老实又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张妈道：“我倒有主意了！”老实正待问时，张妈连连摇头道：“也不好，也不好！”直到更余，老实方欢喜道：“这是极妥的了！明日你就骗他姑嫂两个，进去拜见大奶奶，再不说大奶奶叫进去，料他不敢违拗。我自与公子说知，在二门里候着，抢到花园里成亲，你说好么？”张妈道：“几日前，我曾劝他里边去见见大奶奶，往各房走走，散散心，他们把头几乎摇落！况且里边人多口杂，白日里拖拖扯扯，闹得大奶奶知道，不是耍子！我如今真有一条好计了！”老实忙问：“何计？”张妈道：“你便出门去了，借宿在亲眷家。我便推着害怕，要刘婶子来相伴。教公子预先伏在灶下，等他自到璇姑娘屋里去。他见公



子这样风流年少，敢也肯了？”老实大喜道：“真是妙计！他就不肯，男子汉的力量，璇妹可是拗得过的？到弄上了手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公子有的是银子，璇妹也是没见过大银子的，怕不情愿！我们这一锭银就得的稳了！”张妈笑将起来道：“可是我的主意好呢！我成日听见里边杀猪宰羊，哥儿姐儿，吃得满嘴的油；我和你好的时候，过冬过年，也只买得半斤四两的猪肉，这羊肉总没有尝着他是啥仔味道！如今有了银子，要你买一斤羊肉，蘸着葱酱，和你吃一个快活！”老实道：“我和你还是做亲时节做的绵裤，才穿了两年，就当折了；至今没有傍着棉裤的影儿。这事若成了，我还要做两条蓝青布棉裤，大家受用哩！”张妈道：“这更好了！将来银子多了，每日买他两块豆腐，多着些油，和你肥肥嘴儿。我和你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又没有男女，有了银子，还不受用受用，真是个痴子了！”老实道：“休说后来许多看顾，只有了他后手九锭银子，也不愁没男女了！拚着一锭大银，讨一个痢痢丫头，生得一男半女，我与你老来都有靠了！”

这张妈正在欢天喜地，忽闻此言，发极起来，骂道：“你这老失时、老短命！我嫁到你家，替你烧茶煮饭，洗衣刮裳，铺床扫地，捣米舂粮，一日到晚，手忙脚乱，略空闲些，还帮你上两只鞋儿。这样辛苦，可曾尝着你半斤四两鱼儿肉儿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捱饥忍饿！到如今，还是我出了主意赚来的银子，你就要讨起小老婆来，你叫人心疼也不疼！你这天杀的，可比那强盗的心肠还狠着三分！我好苦也，我好苦也！”张老实急急辩说道：“不要哭，隔壁的人听见了，不是要子！我和你说笑话哩，谁要讨小老婆，就是活乌龟！”张妈那里信他，只是呜呜的哭。石氏与璇姑晚上洗



了脚，因剪鸡眼及脚指甲，还未去睡，听着老实夫妻唧唧啾啾，却也不在心上。这石氏脚上一个鸡眼老了，再剪不下，想起中间屋里切皮的刀儿，甚是快利，要起来拿，他因光着孤拐出来摸那皮刀；只听见张妈说帮赚银子就要讨小的话，老大疑心，要听他个下落。忽听张妈出声啼哭，老实又说隔壁人听的话，就悄悄的提着刀进来，自与璇姑猜想。这张老实只得再四苦劝，连罚毒誓，又爬上身去，把腰间挂的棉花条儿死推活塞在张妈阴户之内，陪了一会子不是，张妈方才住哭。老实拿着一块破布头，正在张妈下边揩试，忽然的身子直坐起来，失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手里布头便直抹到张妈嘴唇边。正是：

饱暖尚矜先纵欲，欢娱初罢忽成惊。



第二十七回

单二姨暗调铅汞

李四嫂明做黄婆

张妈一手捞掉破布头，啐了一声道：“这样齜齜东西，怎直揩到嘴边来？还是二三月里干了一回把戏，直到如今了，做啥仔失惊条怪的！真个要留着那清水鼻涕去讨小老婆、养儿子吗？”老实发急道：“你还说这样话，我那银子不见了！”吓得张妈直竖起来道：“这不是当要的！”两人慌忙起来，赤着身子各处去摸，再摸不着！只得向灶下火种内取起火来，寻一个不耐烦，方从破棉絮笼子里倒了出来。老实紧捏在手，吹熄了灯，商议藏放之处。张妈道：“我有一个罐头，在床底下，向来有一两个钱便藏在内，从没走失。如今放在罐子里去罢。”老实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一两个钱不打紧，这是一大锭银子哩，被贼提了去怎处？不如放在笼里，塞向底去，贼便不得知道。”张妈道：“贼会提罐子，这破棉絮倒不值钱，不会连笼子偷了去的。”老实道：“除非常捏在手，却不得睡，真是没法！”张妈忽地笑起来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把些棉絮将银子裹好，揭起草席，拿一条绳，把银子扎



紧在床中间竹片上；我和你夜夜一头睡，两个身子压住草席，就有贼来，也偷不去了！单只怕垫破了席子，却拿甚过年？”老实道：“如今有了银子，过起年来，还要买一条布褥子受用哩；这席就破掉了，也不打紧！”张妈满心欢喜，连屁眼都要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和你老运亨通了！三月里头，那抽牌算命的婆子要了我一条麻线，替我抽着一张牌，原说我前世是财主人家的媳妇，守着一柜金银，将来还有好日子过；真个被他算着了哩！”夫妻二人将银如法藏好，整整欢喜了半夜。

到次日清早，张老实急赶进二墙门来。公子已出小厅，一眼看见，连忙叫到密室，老实把妻子的主意说了一遍。公子满心快活，急到凤姨房里，坐在床上，将老实之言述了一遍。凤姨沉吟道：“这算计不甚妥当！”公子着慌道：“他少年女子，非贪富贵，即爱才貌；见了我这般风流俊俏的公子，有个不情愿的吗！我有抽炉换火之法，拼得费些精神，给他一个甜头，怕他不死心塌地吗？”凤姨道：“大爷有所不知，大凡美貌女子，喜的是有才有貌、多情多意的人儿；大爷虽才同子建，貌比潘安，他在黑夜之中如何知道？与他未识一面，未交一言，有啥仔情儿意儿？至于炉火之妙，未经交合，他又何从领略？奴家所以说是不要。”公子想了一想道：“你所虑一毫不错。他不知我才貌双全、本领极大，只认是一个臊胡麻黑、一窍不通的蠢汉，腰里挂着一条冷如冰、软如绵、细如笔管、短如笔帽的东西，忽然黑暗之中，无情无意，要强奸起他来，这事就断断不成了！这张老实甚是可恶，怎设这样不中用的计策来骗我！”说罢，就要起身。凤姨一手按住公子腿儿，笑道：“大爷提起笔来，诗词歌赋



顷刻而成，做得玲珑剔透，变化出奇，怎到这些事情上，便呆笨起来？你买嘱张老实，原只要他肯做你心腹，听你指使；这主意原要自己出的。他一个做皮匠的人，能有啥仔见识？奴替你策划，就着他这条计做去；却要先嘱咐张老实夫妻，只说住房渗漏，请你去看，领到那女子房中，门口叫几个家人堵住，使他不便出来；然后低心下气，与他见礼相叫，说几句知心着意的话儿，称赞他的姿容，怜惜他的穷困，流露出些风浪情态，卖弄出些锦绣才华，使他芳心暗动，情兴勃然；到晚来然后贴身拥抱，婉转求欢，任他铁石心肠，也自把持不定。到了交合之时，再放出你生平本事，奉承得满心满愿。到那时节，只怕你开交他不可依，要与你做个天长地久了！”公子听得此言，如连绵阴雨，一轮红日忽升空，痼疾淹缠，九转灵丹初下咽，两只眼挤得没缝，一张嘴合不拢来，呵呵的笑道：“卿真巾幗良、平，闺帷随、陆，令我心花朵朵，腋风飏飏！我的俏心肝，恨不与你肉儿般团成片也！”说罢，急走出房，到密室中与老实说了。进房去，换了一身极华丽的衣服，把镜子照看，将巾儿重整，领儿重提，暗忖：看了我这何郎粉面，荀令香容，便是嫦娥也要思凡，这事断无不成之理！欢天喜地的含了几片鸡舌香儿，叫了四五名家人，吩咐了说话，竟奔张老实家来。

恰值璇姑梳洗方完，石氏适在厨下，老实夫妻打个照会，公子一连几步，跨进璇姑房来。众家人止放张妈一人走进，即便齐齐站在门边，把石氏隔在外面。璇姑忽见华服少年蓦然直入，涨得满面通红，没做理会。公子假意问张妈道：“这位小娘子何姓何名？向居何处？缘何到此？”张妈道：“这是我的表姑娘，姓刘，名叫璇姑，向在湖边上住，



有些事情暂时借住在此。因他心里愁闷，没同进来拜见大爷合大奶奶哩。”公子慌忙走上一步，深深的唱个肥喏，说道：“原来与拙荆同姓，想定是一族了。小生酷好炉火，常在丹房用功，不知小娘子光降，没有叫拙荆来候得，休要见怪！”璇姑没法，只得还了一礼，正色道：“屋里狭窄，男女混杂不便，请外面去。”璇姑话未说完，只听得李四嫂一路笑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小媳妇正在那边倒脸水，看见大爷身影，吓得连忙撩掉了，两步做一步的赶来。大姑娘，你说啥仔话？大爷须不是外人，我们都靠着他的洪福过日子哩，他进得你我房屋里来，便是天大的造化！你看大爷这样的相貌，皇帝也只靠后，将来入阁拜相、中状元，都是稳稳儿的！大爷又做得好文章，前日新考了案首，连明年的解元都捆在蒲包里！你心上有啥事，对大爷说一声儿，他便替你摆布得停当；就是你哥哥没有音信，也只要告诉大爷，大爷立刻吩咐了知县、太守，行一篇文书，任你琉球、日本，跑到海外去了，也会找得转来。”

公子大喜道：“这位姐姐，年纪又小，人物又好，可惜生在小家，只怕错了对头。若有人提掣，便也配得王孙公子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受用那风流美满的福气！小生是最有热肠的人，今日有缘遇见这位姐姐，少不得要寻个才貌兼全的少年公子，替他撮合，做个一双两好的夫妻；决不肯把这样美人，落在村夫手里，合着了红颜薄命、印板刊就的话头！李四嫂，就像我大爷这样相貌，可也配得过来，不辱没这位姐姐么？你代我问一点子口风，就好替他留心哩。”李四嫂道：“阿呀呀，大爷这般相貌，就是走遍天涯，也拣不出第二个！这大姑娘好不伶俐，他眼里自有分两，怕不知

